

春秋世论

第五
函六册

春秋世論卷三

船山遺書十六

衡陽王夫之譏

宣公

終宣公之世魯無效於晉而晉亦若忘之晉無治於魯謂有俟焉可也魯不忌於晉以逆得國而猶莫之效則其料晉之必忘而因忘晉也甚矣故當宣之世晉以失霸於山東齊桓之霸魯成之宋襄之霸魯敗之魯亦重矣晉文之霸非魯成之晉襄之繼霸則固深有求於魯也深有求於魯魯亦不輕失魯而後齊張齊張而與晉亢則楚且乘齊而以爲援是晉盡喪東諸侯以漸授之楚也故魯忘晉而

東國離宋乃益孤晉之所與同好惡者孤宋而已矣春秋
書晉人宋人伐鄭遼戾寒涼之色形矣宋孤則鄭壓之春
秋書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土崩瓦解之勢形矣之二形者
無霸之徵也晉無魯則無宋無宋則固不能以有陳鄭將
爭之於汝潁或掣之於濟泗項羽之制於漢也此而已矣
迨其後齊失魯而後晉復張乃以有鞏之捷宋魯合而後
晉復競乃以有鄢陵之勝詩云韡兮韡兮風其吹女伯兮
叔兮倡予和女莫之和則或吹之何足以與立哉

不虞之譽或有自來趙氏之得譽於晉盾躬弑而猶曰宣
孟之忠彼亦有以致之也盾之得政晉師不出於山南者

十三年迨夫楚人銳志北圖鄭叛以應聊整師以出逍遙
往復委宋於鄭而不救償秦怨於崇而不力若進若退未
嘗有一矢之遺也夫好逸而惡勞安目前而忘遠慮民之
情也晉之初興未得諸侯迨文襄踵起日戮力以勤天下
而民亦勞矣盾固知其可市而戢兵以市之故晉失霸而
盾得晉賢細人以响沫之恩收死士以自衛而重用之於
私鬬然則羣晉之人豈唯童心之夷臯是憎武獻文襄咸
視爲虐我之讎而忘之矣武師其智以建弭兵之策天下
之兵弭晉弗弭也晉兵弭於天下趙氏之黨弗弭其兵於
晉也休養死士於私門故以逐荀范滅智伯沛然一因其

力之有餘於是蔑周分晉寢處燕頤使韓魏與秦匹立而
幾以帝嗚呼盾之智施及後世如是其深也則其視晉霸
之失如浮漚之散而不恤又何怪乎夫趙氏市民民爭償
焉然則民固可罔而天下亦可以逆邀邪曰趙之市民天
理之逆也民之市於趙天理之順也春秋之用兵亟矣而
晉尤甚東難齊西難秦北難狄南難楚雖有可戰之民而
困於四戰則汔可息肩而樂與之息肩民非懷趙夫亦以
自恤也天非獎趙姑亦以紓民也治亂之數仍於不得已
而當其尤亂猝無太康之望則姑無問逆順以紓民焉此
天之所不與聖人同憂也梁陳塗炭而姑息肩於周隋宋

靡金注而姑息肩於蒙古息肩者終不可息夫然後治以
開焉故趙終亡於秦而秦遽亡於漢小逆而大順天豈爽
哉嗚呼民之姑息肩也生非固生樂非固樂以賊爲忠以
異族爲心腹惠乍餌之毒乍隱焉未旋踵而棘生其目終
鮮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則莫我顧乃以悟所與者之
非不亦悲乎

齊桓起天下諸侯無自相戰者諸侯之復自相戰自大棘
始晉委鄭於宋宋無望於晉不得已而與鄭戰晉委鄭於
宋鄭無忌於晉恃楚而與宋戰晉置諸侯而君臣相圖楚
鬪中國以乘斃而收利宋鄭不揣質質而爭於是而天下

之無霸稔矣天下無霸則諸侯貿貿以爭故春秋之義不
得已而獎霸霸之誠不可無也乃天下無霸諸侯遂貿貿
以爭則春秋諸侯其不足以自立久矣貿貿以爭非徒背
道而崇惡也抑舍安而卽危也故鄭之戰宋鄭之大惑也
鄭旣無晉而猶可有宋宋鄭之輔也盡力以爭於宋獲其
車禽其將以爲楚效而鄭孤矣鄭孤則存亡之命唯楚之
志力是視故曰奔走於楚而國卒破牽羊肉袒之辱鄭不
失宋無此也宋之戰鄭尤宋之大惑也晉不能有宋宋猶
足自爲國也而爲宋外屏者鄭鄭北事晉而宋安鄭南役
楚而猶不足爲宋禍宋有獲車俘將之大怨於鄭勢成乎

不可復合故委鄭之存亡於楚楚乃以無忌於鄭而席卷之鄭破未幾宋以易子食析骸爨而受盟焉鄭不破宋無此也天下卽無晉宋何不足以自立天下苟無楚鄭將何挾以自逞春秋諸侯貿貿其如斯也失勢而亂得勢而驕力趨於亡未或惕焉其不瀕於盡以歸楚者非霸其何恃焉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此之謂也

晉靈弑之明年晉侯伐鄭鄭及晉平自是而晉楚之爭陳鄭者九年而楚終得之蓋趙盾之初非不欲得陳鄭以自張也靈公尸位十有四年未嘗一躬將而親執牛耳盾以

內忌之情浮沈以遊天下若將茹之若將吐之皆不力也
靈公死於其手而後扶所奔置之黑臀以出亟平鄭旋平
陳爭陳者再爭鄭者四兩盟諸侯而介衛以合久不相事
之魯至是而盾之事中國也亦已勤矣嗚呼方其弗勤猶
未失也迨其勤而後失之人知禍之所自成而不知所自
積則幾令禍首之不章也當盾之志內弑而墮外功宐其
失也久矣然而且不失者楚之有越椒猶盾也以盾爭盾
以椒爭椒姑若不忘外事而幸保其大鯨以苟養其民而
成其志兩俱不力而姑聽宋鄭之自爭也越椒死莊自爲
政椒也浮沈之局已改於楚而盾故盾也習於浮沈者國

人安之鄭國狎之敵末視之區區挾所奔置之君急用其
兵求諸侯於久失之餘其將能乎幸哉盾之速亡而林父
與受其敗猶知悛也故收功於狄而卻克承之以抑齊而
固魯衛之交藉盾不亡晉亦救亡之不給敢望此哉故越
椒戮而楚興趙盾不受誅而晉燾武三思未翦而中宗再
弑張邦昌不伏法而兀术渡江方從哲以優禮去而遼廣
踵陷國是未明人心未滌靜則日削動則遽衄禍之成也
非當其禍者之罪久矣苟林父之受敗不足過責
利之所成害之所生相沿相乘未有已也然則非正誼以
擇其大而欲窮其委之歸也難矣不善爲謀者一端而止

善爲謀者至於兩端而竭兩端之外逶迤以無窮不可知
已晉之爭陳鄭也死爭之陳鄭之郊一端之智也楚西圖
鄭故伐陸渾東圖陳故疆舒蓼乘陸渾以臨鄭馮高而下
之勢也卷舒蓼以臨陳拊背以扼膺之勢也且楚伐陳鄭
晉之所必爭也疆舒蓼代陸渾晉之所莫能爭者也其名
不逆其義不悖其地不奪之中國而人無爭其勢疏遠而
不怵人以急其謀隱以迂而不示人以銳卒以此收陳鄭
於股掌擊之彼而取之此得之外以制之中知用兩端而
術亦工矣嗚呼亦孰知其更有不可知者存乎楚之有吳
禍自舒蓼始矣吳越之無事於天下忘天下也忘天下者

亦唯天下之忘之也天下忘之彼因忘焉曹丕之所謂囚
亮於山囚權於水者亦一術矣楚疆舒蓼以西臨陳而不
憶其東之且臨吳也臨吳則勢不可以置吳而必盟吳吳
於是不得不率越以受盟於楚盟吳越而後楚有吳越楚
有吳越而吳越亦且以有楚兩相有於心而不相忘巫臣
之以紓吳忌而教之叛決湍之勢也故盟吳之後十七年
而吳禍起且楚亦唯是介吳之習忘天下速起而要之耳
使吳之有早覺也率越通晉薄其旣老之師於滑汭楚不
得有歸轅矣吳失之於滑汭而死爭之於巢州來吳之鈍
也非楚莊之先料而可保者也繇是言之而楚之伐陸渾

臨商雒函澠之戶以偪秦者亦幸秦之老於謀而不遽耳
秦之持楚也堅用楚也大故其爭楚也不遽臨其戶而若
弗覲焉使秦而先軫也楚亦不得有歸轅矣以陸渾制鄭
以舒蓼制陳兩端之智所及也而視晉爲工得志於陳鄭
而不能有啓秦吳之忌以相繼而受敗亡非兩端之智所
及也秦姑無競以待其敝楚之不敌秦久矣夫爲兩端之
智以搖天下者亦如此矣乎兩端盡於陰陽陰陽窮於變
通變而通之存乎其義非小智之所可至是以君子弗尙
也

楚之滅蕭不能有蕭而書曰滅蕭蓋自是而滅也楚之於

蕭非有所怨於蕭爲偏宋故耳蕭者宋之附庸爲宋而斃

宋不能俟楚師之卻求其後以建之而奄有其地

据後宋辰入蕭

知蕭爲宋有

宋亦僭矣宋僭則不當以滅坐楚乃委滅之實於

楚而釋宋意者楚之入蕭盡收其子孫族姓而翦之宋雖欲求其後而不可得與劇哉非我類者之爲毒也非有所怨而威之可及不惜餘力以殄之殆猶蝎也非欲食人而當之者螫也不能有之不必有之然且翦其子孫族姓以無遺被其毒者殆猶疫也末之避而闔門以殫也悲夫三代而降三恪之祀不修有天下而以鬼餒矣然漢之亡也劉宗盛於天下唐之亡也李宗盛於天下施及今而猶爲

甲姓晉之南也司馬之存者瑯琊而已宋之亡也趙氏之子孫殆乎盡焉非□□以避之不逢其□者鮮矣故夫□我□者其毒烈其智短其忌深非所據而據之故雄猜而果於殺乘俄頃之淫威不知留餘地以處子孫於他日則亦何忌而不快其毒也悲夫

勢之所積必有所循其始常輕其後常重輕而得之者無心之獲也無心之獲歆動爲易易於歆動而心恆注之則重積矣重以積重而委所重以從其本且仆其末益茂勢之積也固然也滅舒蓼而楚有事於東夷猶楚志也滅蕭而楚有事於淮泗非楚志也滅蕭者姑以偪宋且未能有

而授之宋矣乃其後終楚之世卒不能得寸壤於宋而但得之蕭以東始之加兵於蕭者偶然耳入蕭地俘蕭人山川之險易民俗之堅脆地利之豐肥日浸潤於楚君臣之賢腸無容自己而不已焉自是以滅徐自是以滅邾自是以滅魯皆循此矣夫半旅君臣亦豈重在蕭而期其後之然哉率然而加之兵歟然而滅其國臣民子孫已浮動其心於淮泗而莫之抑所必然也徐滅而鄢郢與淮泗之勢均魯滅而淮泗之勢重於鄢郢移重於淮泗則委鄢郢以從淮泗是故丹陽不保而保壽春枝益茂本遂仆矣趙委常山以窺代而趙終於代吳委荊州以固建業而吳終於

建業善委者猶待之百年而楊廣歆平陳之利早棄故國以忘於江都夫無心之獲乍利其殃以寄命其亡也如枯木之春槩津液奔注於此以速絕金人之燄燼於汝甯夫豈復有餘種哉

量固有所窮勢固有所折智者知此而已矣知此不亂知此而善待之不亡楚莊之起窺三川問周鼎疆舒蓼盟吳越入陳下鄭勝晉滅蕭不知其且何極也頓師於宋城之下弗獲已而以平退於是而楚莊之量窮且匪直莊也楚自熊通以來繼盛者六世沿漢東被夔蜀臨陳鄭舉東夷啟申息貫淮汝滅國者數十未嘗闕數年而無獲於中國